

民国名刊简金

MINGDUMINGKANJIANJIN



《人间世》

散文随笔选萃

卧听松风

张杰◎选编

「花动一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

争奇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

《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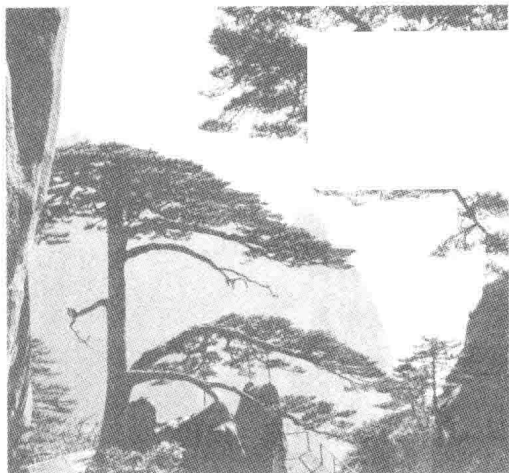
《万象》、《野草》……

民国名刊
简金

天津人民出版社

民国名刊简金

MINGUOMINGKANJIANJIN



《人间世》

散文随笔选萃

卧听松风

张杰◎选编

「花动一山春色」

民国文坛，大师辈出，

由此成就了一批

争奇斗艳的文学名刊——

《小说月报》、《语丝》、

《现代》、《文饭小品》、

《太白》、

《杂文（质文）》、

《论语》、《人间世》、

《逸经》、《鲁迅风》、

《万象》、《野草》……

民国名刊
简金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卧听松风 / 张杰选编.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1. 2 (2012. 6 重印)
(民国名刊简金)
ISBN 978 - 7 - 201 - 03017 - 3

I. ①卧…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20217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69

网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700 × 960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字 数: 250 千字

定 价: 39.80 元

人間世

小品文半月刊
第十一期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發行

《人世间》封面之一

人間世

第四十二期

小品文半月刊



策然雷大聲吼聲醒石父周之學甫
衣劉非抖披考石骨魯恒山演舍此而
求平何至非哉以爲衣衣

瘦鰍原在山水錄原題



上海友誼書報印刷公司發行

《人世间》封面之一



序

舒 芜

文学期刊的出现，是文学传播上的大事，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大事。先前，诗文写成，达到读者，只靠口耳传诵，笔墨传抄，既慢又贵且零散；从而，作家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者与作者、作品与作品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背景的关系，文学与其社会人生效果的关系，等等，都是松散的，迟缓的，辽远的，朦胧不明的，难以预计的。即使在名山胜景、邮亭驿馆的壁上题写，在盛会雅集沙龙中吟诵，影响可以扩大一点，经久一点，究竟也很有限。印刷术虽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其用于文学作品，长时期只是为前代作家或自己晚年才刻成集子，慢慢送人，不用于随时写成的单篇文字，除了进学中举点翰林时的刊文之外。而自清末始有文学期刊、民国 20 年代始有新文学期刊以来，情形大为不同了。一篇之出，短则以周计，长亦不过以年计，可以克期印成千万份，与千万读者相见。而且，还有别的作者，少则数人，多则数十人，以同一体裁品种或不同体裁品种的作品，同时在一本期刊上与读者相见。并且这不是“一次性行为”，而是一段时期内总有某个期刊杂志在那里定期出版，作者甚至可以每期都有作品在那上面与读者相见，读者也可以期待着常在那上面见到哪些作者哪些作品。这样，作者就会相当明确地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写给哪一类读者看，大致有多少读者，知道读者大致会怎样接受，欢迎不欢迎，考虑要不要适应读者，或是引导读者，或是改造读者，或是有意与读者为敌；也大致知道自己在这上面将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为伍，考虑要不要适应他们，或是我行我素，或是有意立异，或是委而去之。有了文学期刊，所谓“文坛”的“坛”才有了实物，



“坛”就是主要由期刊组成的。新文学对旧文学的迅速胜利，就表现在新文学期刊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占领了期刊就是占领了文坛。新文学运动以来，认真努力作旧体诗文的人一直未绝，仍自有其师承流派，也有成就颇高的；然而，他们没有什么期刊，偶有几个也势孤力薄，不成气候，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坛”，就显得溃不成军了。有了文学期刊所组成的文坛，而后才可能有职业半职业作家。每种文学期刊有一个主编或编辑部，在作品的催生、接生，促进、促退，安排、协调，组织、引导等等方面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读者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在作者与文学市场的联系中起着很大作用，这一角色是先前的文学史上所没有的，他给文学史带来许多全新的东西。大家知道，如果没有《晨报副刊》，没有“开心话”这一栏的设立，没有孙伏园，没有孙伏园与鲁迅的关系，没有孙伏园善于笑嘻嘻地催稿，就不会有《阿Q正传》，或者不会在那个时间写出来，或者不会是现在这个题目这个样子。《阿Q正传》如果是在没有文学期刊之前写出来的，即使能达到“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也不会在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许多人危惧不安，恐怕以后要骂到自己头上，从而对作者为谁作种种猜测，多方打听，先是到处说《阿Q正传》处处在骂他、后来又逢人便声明不是骂他这些戏剧效果。甚至，孙伏园如果不是离开北京一段时间，《阿Q正传》就会比现在长些，阿Q被枪决就会迟些。

研究晚清以来的文学史，特别是研究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新文学史，当然要研究各种别集、总集、长篇专著，但单是这样还不够，还必须研究各种文学期刊（以及有文学作品的综合性期刊）。一个文学期刊，往往大致上体现一个流派、一种主张、一种倾向；即使不是同人刊物，而是商业性刊物，也仍然有一个大致共同的倾向。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作品的“语境”，作品中未明言的所指，作家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当时的地位、作用、影响的比较和受读者重视欢迎的程度的比较。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文学流派倾向的全貌，看清一个个文学流派倾向如何以其全部作品而不仅是代表作家代表作品在起作用。从期刊上，才较易于看清一个一个文学论争（也有些不纯是文学范围上论争）的全貌，看



清论争的起因、发展、结局，看清论争各方的是非得失。鲁迅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近十多二十年来，时常被举为鲁迅如何“尖刻”如何“不宽容”的例子。只有研究了当时的有关期刊，才看到其实是梁实秋首先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么一个文艺理论上的问题，引到“在电灯杆子上写‘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引到“到××党去领卢布”的问题，给论敌扣上一顶当时千真万确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红帽子，这才看得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称实在还是很宽厚的，这是近来逐渐有人弄清楚的了。

新文学运动以来，可以肯定地说，散文的成就在小说诗歌之上；鲁迅、周作人两个高峰的创作成就主要都在散文方面，就是证据。要研究新文学的散文方面的历史，尤其要研究文学期刊。除了上述理由之外，特别还因为，散文多是短篇小幅，无论是再现现实，还是表现自我；是针砭时弊，还是抒写性灵，多是一片一面，一花一叶，所以更需要从文学期刊上来研究，才能够把每一篇散文作品放在其具体“语境”中，同一流派倾向中，不同流派倾向的竞争中来理解。

新文学中的新散文，滥觞于《新青年》的“随感录”。《新青年》不是文学期刊，后来它一分为三：后期《新青年》继承了前期的政论而外，《小说月报》继承了它的文学方面；《语丝》继承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方面。《小说月报》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是商业性的文学期刊，商务印书馆不能不任命沈雁冰（茅盾）出来接任该刊主编，是鸳鸯蝴蝶派失去了读者失去了市场的反映；沈雁冰接编后把它彻底改造为文学研究会的阵地，则是新文学的一大胜利。《小说月报》以小说和文学理论为主，其所载的散文随笔，常常带着小说的印迹，是后来的社会速写报告文学的先声，代表散文的一个重要方面。《语丝》则是第一个散文刊物，其主要人物是鲁迅、周作人兄弟，其共同点是充分发扬主体性，任意而谈，批判旧的，催促新的，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后来周氏兄弟分道扬镳，周作人从“我思故我在”的立场，坚持思想自由、个性自主，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论语》、《人间世》、《逸经》、《文饭小品》等散文随笔刊物，被论者称为“闲适派”。鲁迅则从“我在故我思”的立场，坚持面



向人生，解剖黑暗，在其领导或影响下，出现了《太白》、《杂文》、《鲁迅风》、《野草》等杂文小品刊物，被论者称为“战斗派”。这两个称呼未必十分贴切准确，但大致可以说，二者正好分别代表《语丝》的一面，是《语丝》的一分为二。二者曾经尖锐对立，今天从文学史的宏观上看，又未尝不可以说是合二而一，共同发扬了《语丝》所开创的光辉传统。此外还有比较中间比较兼容并蓄的《现代》和《万象》，二者不纯是散文刊物，而所载散文亦有相当分量，很值得注意和研究。

上面说的《新青年》之后的十种新文学期刊上的散文，大致包括了新文学史上民国时期的主要散文。现在按期刊分别选集，较常见的名家名作，也与同一期刊上较不常见的作家的优秀之作选在一起，这样就接近于以期刊为载体的散文发展史的“原生形态”，带露沾泥，生香活色，读来自与读作家专集或他种选集不同，那些多少有些折枝花的味道。对于爱好散文的读者和研究散文的研究者来说，这是我们敢于说这套选本有他种选本所不能代替的价值的理由。

一九九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舒芜序于碧空楼。



前言

在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 30 年代，有三种期刊的发行量均名列前茅，它们是《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这三种刊物在创办之初，都由林语堂主编。《论语》以提倡“幽默”著称，林语堂因此博得了“幽默大师”的雅号；《人间世》以提倡“闲适”闻名，“闲适派”散文也由此得名并风行一时。

以时代精神而论，在“红色的三十年代”为思想主潮、“左翼”文艺为文学主潮的年代，“闲适派”散文显然与时代不相协调。正因为如此，历来的文学史都将“闲适派”散文置于丑角般的尴尬地位。作为历史评价，这未必不公。因为 30 年代毕竟是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年代，在此时此刻提倡“闲适”，其有悖于当时的时代要求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作家对“闲适派”散文的批评，至今看来仍然是正确的。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接受的层面审视，“闲适派”散文从它产生之日起，就拥有众多的读者，在当时似乎并非有违人心。从 80 年代起，30 年代“闲适派”散文的流行，大有重新崛起之势，凡有重印，无不畅销。文学作品拥有读者就有生命，就有存在的价值。如何理解以上的现象呢？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现代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启蒙和救亡的历史重任，这是它的光荣，又成为它的传统。现代文学也因此而显示出其他任何时代的文学不曾有过的独特价值。在承认这一重要之点的同时，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历史赋予的和现代文学所具有的一切，只存在于它的主旋律中。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不可能只有主旋律的独奏。从文学的功能角度考察，文学在认识、教育、移情等诸功能之外，本来



就具有一个重要的娱乐功能。读者对文学作品功能上的取向，从来不是单一的，即便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不例外。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战士在听惯了冲锋号之后，同样欢迎赴朝慰问团演出的《贵妃醉酒》。由此不难理解“闲适派”散文在30年代的风行，也就更不难理解在和平环境中，在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读者的多元需求。再从“闲适派”散文自身考察，“闲适派”散文作者的中坚，不少是“五四”时期居于时代前列的风云人物，也是学贯中西的饱学之士，同时又是文坛高手。他们确实提供了不少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积极而健康的有益篇章。世纪之末回眸，对于“闲适派”散文结论只能是：巨川不废细流。

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1934年4月创刊于上海，林语堂主编，陶亢德、徐訏编辑，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1935年12月终刊，共出版42期。《人间世》的特约撰稿人共49名，不仅阵容庞大，且多散文中坚，当时知名的散文作家多数网罗其中。仅以创刊号为例，发表诗文的就有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郁达夫、丰子恺、阿英、废名、徐志摩、朱光潜、徐懋庸、黄庐隐、傅东华、陈子展、简又文、刘大杰、徐訏、李青崖等。如果以作者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划分上述名单，以及《人间世》42期的全部作者，可以看出《人间世》对各派作家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这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林语堂办刊的自由主义立场。当然，林语堂个人的思想取向和艺术追求是明确的，在《〈人间世〉发刊词》中他明确指出：“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的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既想“入世”，又想“避世”，这里，林语堂说得是明明白白的。

为林语堂所始料未及的是，《人间世》欲追求“闲适”而不得。《人间世》创刊号上，以首篇发表了周作人的《偶作打油诗二首》，即后来流传甚广的《五秩自寿诗》，同时分别刊出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的和诗；第2期上，又继续刊出蔡元培、沈兼士的和诗；第3期再次刊出钱



玄同的和诗。由此还引起了一些报刊转载《自寿诗》和相继唱和的热潮。当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了廖沫沙以“野容”署名的杂文《人间何世》，由批评《自寿诗》唱和，进而尖锐指出，在《人间世》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并且预言：《人间世》肯定“和近来的《论语》相似，俏皮埋煞了正经，肉麻当作有趣”。以廖沫沙的文章为先导，不久报刊相继刊登批评《自寿诗》和“闲适派”小品的文章，一时间形成了又一次热潮。当年7月26日《申报》刊登了南京政府御用“微风文艺社”的“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其中第四条称：“呈请党政机关严厉制裁鲁迅、林语堂两文妖”。在《人间世》创刊后不久的前后三个多月的时间内，林语堂因主编《人间世》受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夹击。社会现实有力地说明，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林语堂提倡“闲适”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同时也说明，作为一名自由主义作家的林语堂，试图以《人间世》超然物外的艰难。

《人间世》经过从吹捧热潮到批评热潮的舆论起伏，使林语堂切身感到，真正对《人间世》持有公正态度的是鲁迅。对周作人的《五秩自寿诗》，鲁迅认为“其实还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谅”。对于《人间世》的处境，鲁迅在复林语堂信中说，“窃谓反对之辈，其别有三”，并作了具体的分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人间世》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的赞同，在这方面，鲁迅给予了批评，但也不乏爱护、忠告和企盼。他指出：“林先生以为新近各报上之攻击《人间世》，是系统的化名把戏，却是错误的，证据是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其中固然有虽曾附骥、终未登龙的‘名人’，或扮作黑头、而实真正的丑脚的打诨，但也有热心的谏论。世态是这么的纠纷，可见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

林语堂虽然感谢鲁迅的公正，却不能听从鲁迅的忠告，终于使《人间世》成为“闲适派”散文的集大成者。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在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这些散文，可能会产生以下的不同情形：如果治文学史，就不可能脱离这些散文作者的全人，以及作品产生的时代；如



果是作理论观照，也不可能无视这些散文的思想和艺术倾向；如果是阅读和赏析，由于写与读之间的时间已经较远，最大的可能性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单纯地面对作品。本书的选编意在后者，因而对《人间世》的审视，在不忘以上情形的同时，也偏重后者。

“闲适派”，作为一个逐渐形成的散文流派，并非具有牢固基础和统一纲领的团体，而《人间世》确实较为开放和兼收并蓄，因此对《人间世》上刊载的散文小品，不能一概而论。仅就“闲适”而言，一些重要篇章便不符合“规程”。例如被戏称为“三堂”、“三老”（“闲适派”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的老向的散文，就能够直面人生，敢于揭露社会矛盾、控诉民间疾苦。作者当时生活在河北定县，耳闻目睹了底层人民的困苦和不平，以此诉诸笔端，则真实鲜活、感情饱满。在《人间世》的前几期，他先后发表了《吾人其为毛人乎》、《换一个年头吧》等，当时就得到茅盾的肯定和好评。《人间世》后期所设的“特写”一栏，不少文章与老向相类，其中有《垂之待毙中的邵阳人民》、《南京的黑市》、《书店》、《茧市》、《证券交易所》等，笔触深入到社会的五行八作，当集中汇入《人间世》时，便尽显了社会不同层面中的血泪和挣扎、黑暗与堕落。凡此种种，大约可以说明，《人间世》的主办者虽有意超然政治，却无意超然社会。

《人间世》的前期，曾设“随感录”栏，以发表议论性散文为主。从栏目名称到文章的形式与内容，虽然不能同《新青年》、《语丝》相比，但也分明显示了两刊的影响与余痕。《人间世》的这种设置编排显然出自林语堂。在“五四”的落潮期，风云一时并形成对垒的刊物有《语丝》和《现代评论》。前者的撰稿人大都曾留学日本，后者撰稿人大多欧美留学生出身。林语堂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却跻身《语丝》，与周氏兄弟同为该刊“无所顾忌，任意而谈”文风的代表。《人间世》上的“随感录”正是一种基因型的承袭，在这个栏目中发表的大量散文，我们依稀还能感受到《语丝》的遗风。

记人散文是《人间世》前期栏目“今人志”的专项。特色是所记均为名人，时限是近代以后。后期《人间世》又设“人物栏”，是否名人不



限，时间、地域不限。在这两栏中，所记“今人”起自康有为，计有林琴南、王国维、章太炎、辜鸿铭、李叔同、胡适、吴宓、周作人、刘半农、郁达夫、徐志摩、老舍、朱湘、鲁彦、孙伏园等几十位文化名人，《人间世》均给以一席之地。由于一以贯之，坚持不懈，记人散文在《人间世》上形成气候。但是，在文学的意义上，虽名人云集，却名文寥寥。

游记散文在《人间世》上虽不成气候，却多有佳作，作者有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李金发等知名作家，也有文坛新人。郁达夫是一个有思想、个性、浪漫气质和才子文笔的作家，这种个人素质与良辰美景的交融，自然流露出景自天成、情致微妙、文笔清丽的游记散文佳作。这在现代文学史上是堪称独步的。《人间世》上所载的郁达夫游记，恰恰出自他游记散文的创作高峰期，质量亦属高峰。其他作者的游记，或显个性、或寄真情，切实证明着现代意识下游记散文的思想和艺术优势。

《人间世》的散文，还展示着古书、洋书、世间活书的广阔世界，既有书卷气，又有名士气、才子气，也有市井气，甚至世俗气。这类散文，所占比例很高，为读者活画出众生百相，加之多以轻灵笔致出之，并寓情趣，因而能在自然、平实、幽默中透出隽永的百味。

“人间世”是空间的，涵盖了广阔的世界，在时间上，却已成了陈迹。现在的选编，当年的作者、编者，今天的出版者和读者，都是我们常常考虑和顾虑的。本书的面貌，就是这种考虑与顾虑的结果，但愿不至于太对不起前辈作者和今天的读者。

张 杰

1997年8月



目 录

前 言	(1)
-----------	-----

人

林琴南先生	苏雪林(2)
王静安先生	玉 李(6)
章太炎先生	曹聚仁(8)
记辜鸿铭先生	李震瀛(10)
李 叔 同	曹聚仁(14)
胡 适 之	温源宁(17)
知堂先生	废 名(19)
刘 复	徐 訇(22)
郁达夫丰子恺合论	许钦文(24)
梁漱溟先生	李竞西(27)
老 舍	王斤役(32)
记 鲁 彦	赵景深(33)
黄 庐 隐	刘大杰(35)
记齐白石	钱歌川 (37)
徐悲鸿先生	无 病(40)

论

说 自 我	林语堂(44)
论 真 率	周 劭(46)
说 浪 漫	林语堂(49)



卧听松风

谈忍	徐诗荃(51)
论中国人鄙视欧洲人	徐诗荃(55)
论风度与人情	周 劭(59)
谈死	藐 江(61)
谈“本色的美”	江寄萍(63)
谈美丽病	徐 诤(66)
谈服装	徐 诤(69)
谈迷信	章伯雨(73)
谈旅行	甘永柏(76)
论高下	藐 然(80)
警句	徐懋庸(81)
谈金钱	徐 诤(83)

书

论读书与谈话	陈鍊青(88)
谈读旧书	陈鍊青(92)
自序《屐痕处处》	郁达夫(96)
《不惊人集》前记	徐懋庸(97)
有不为斋丛书序	林语堂(101)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林语堂(104)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赵景深(107)
书店	蒲 象(111)
北平旧书肆	商鸿逵(120)
巴黎的旧书摊	陆侃如(123)
东京的旧书铺和旧书摊	晓 璁(125)

艺

文言画	丰子恺(130)
论山水画	张海平(132)
谈指头画	王颂馥(139)
说牌子曲	赵景深(142)



滩簧	李家瑞(145)
谈桂戏	黄芝冈(149)
川戏	张海平(155)
靠山调——天津特有的一种歌曲	王颂徐(159)
琵琶小记	荔 支(163)
刻印小记	沈启无(166)
草书学说	张 皇(168)
地	
说扬州	朱自清(174)
芙蓉城	罗念生(177)
闲话襄阳	抚 松(180)
湖南杂忆	瞿宣颖(183)
太湖	兆 鹏(190)
浣花溪	思 蜀(194)
塞外点滴——宣化特写	果 轩(197)
牛津忆录	颖 夫(202)
暹罗湾与湄南河	陈云从(205)
游	
登泰山	赵铁肩(210)
出昱岭关记	郁达夫(213)
扬州旧梦寄语堂	郁达夫(217)
焦山望月	吴鼎第(222)
秦淮	莫一钧(224)
游牛首山记	如 愚(225)
赣滨之行	陈云从(228)
马达山游踪	周斐儿(232)
华茨华斯故乡游记	钟作猷(237)
闲	
闲	丰子恺(246)